



网络文学丛书

主编 王蒙 宗仁发

一个特务

张生著

A Story



湖北教育出版社



一个特务

张生 著



A Spy

RBW/d08

湖北教育出版社

：

网络文学丛书

主编 王蒙 宗仁发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特务/张生著.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网络文学丛书/王蒙,宗仁发主编)

ISBN 7-5351-2596-4

I. 一… II. 张…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1434 号

出 版
发 行:湖北教育出版社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邮编:430015 电话:83625580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湖北省新华印刷厂 (430034·武汉市解放大道 145 号)

开 本:850mm×1168mm 1/32 4 插页 10.5 印张

版 次: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232 千字 印数:1-10 000

ISBN 7-5351-2596-4/I·77

定价:16.5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宋仁发

序

如果说八十年代最时髦的词语是“下海”的话,那么九十年代最时髦的词语则是“上网”。网络已成为一个现代人不能回避的现实,而对这种现实采取道德的判断态度已毫无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理性在网络面前的束手无策。不论多么高科技、多么现代化,人仍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作为“人学”的文学,迅速介入网络空间是与这一空间提供的条件密不可分的。网络上表达的自由给写作者带来一种空前的释放感,纸上写作的那种潜在的约束在网上不复存在,“我写故我在”,“无纸一身轻”,单这一方面就不能不令写作的网虫们着迷、上瘾。人们对创作自由的希冀没想到这么简单地就实现了;所有划定的禁区都已“随网飘逝”,网络导致的一场文学革命在新世纪的钟声尚未敲响之时已经到来,也可以说这是二十世纪文学最后的狂欢和庆典。

写作的环境压迫感在网络中消失之后是否能够期待大作品的产生呢?至少在眼下还不可过分乐观。目前的网上写作大多是个体行为,以实现自娱为低层次的满足,还缺少展现个性的文学姿态、新人耳目的作品。当虚拟的空间里堆满了垃圾的时候,清理和置换便自然要进行。作家们的网上创作活

动会将网络文学引向更高一级的阶段,同时从网络创作中脱颖而出写作高手也将与他们共同奏响网络文学的第二乐章。

网上活跃着的文学在充分使用网上的一切便利的同时,也在不断给网络带来气象更新,扩大它的有效内存。文学网站的星罗棋布和逐渐增加的访问次数预示着网络文学广阔而灿烂的前景。

网络文学的最终被看好,说到底还取决于它的质量,放得开并不是标准,怎么样才是标准。在数字化时代,这种检验权不再仅仅属于过去的权威,而属于合理的统计数据。尤其在受好奇心驱使的动力减弱之后,网络文学对纸上创作的延伸还能否维持,也多少有些令人担忧。

在人们拼命挤占网络空间的时候,作为出版机构的湖北教育出版社用反向思维露了一手,他们愿将第一套从网上搬迁到网下的文学作品(当然这里也包含有曾从网下搬迁到网上的一部分作品),奉献给读者们,这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出版史上该算是一次漂亮的跑马占荒。这一套丛书的八位作者上网前都有“前科”,上网后更是如虎添翼。《网络文学》丛书将他们一个阶段的创作锁定成集,这也像是一次放生,让这些沾着电子森林气味的作品回到泥土的芳香中来它个假日旅行。我们挥挥手祝它们一路那个顺风。

1999.12.4. 长春

附 记:

这套丛书由我和王蒙先生主编,王先生原拟作序,因丛书付梓前突患疾病,无法执笔。这一缺憾只有留待将来弥补了。

目录 CONTENTS

- 1 \ 一个特务
- 20 \ 一九九三年
- 36 \ 董了
- 54 \ 让我来陪你回家
- 73 \ 这也是一个知识分子
- 96 \ 追捕与逃亡
- 116 \ 多余的回忆
- 137 \ 陆通
- 170 \ 五角场的凤凰
- 185 \ 结局或者开始
- 213 \ 另外一个人
- 235 \ 瑞士军刀
- 251 \ 王成, 履历苍白的一生
- 272 \ 简单故事
- 292 \ 迟到的伤逝
- 312 \ 片断

一个特务

卢凯鹏,我的大学同学,离开上海已将近一个月了。他在上海盘桓了六十多天,赚了一把钞票后,乘着一架喷气机从虹桥机场拔地而起,翩然离去。现在,他可能正骑着一辆本田摩托在南宁狭窄而拥挤的街道上奔波。作为先智广告公司的老板,他不可能像我一样悠闲。我在大学任教,是一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当之无愧地享有大量的时间、多余的空虚和长期的清贫(目前我还能忍受)。他比我富裕,但我并不羡慕,这叫人难以置信。而且,此时此刻我还在想念着他。

夜里,我曾和他一起回忆往事,没想到我们的记忆力衰退得这么厉害,大学毕业才不过短短的五年,很多人与很多事都对不上号了。我们把那点可怜的回忆反复品尝,秦风的恋爱,李敏的出家,那场引起群殴的球赛,以及嗡嗡响的蚊子和酷热的夏天,一丝一缕,重新令记忆死灰复燃。可这些素材经过一再加工,到最后变成了咀嚼过度的口香糖,又涩又硬,毫无味道,徒让双方齿软舌短。一天晚上,沉默不期而至,枯燥的电

视节目也使我和他相对无言，我们只好各自拿本书乱翻，试图消磨掉这突然乏味的时光。不幸的是由于职业的需要，我的藏书大多为哲学及美学方面的书籍，看看卢凯鹏随手抓起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瞧瞧我这本看了五年还没看完的《存在与虚无》，就可以想像得到我们以多快的速度把它们扔到一边，卢凯鹏说他自从下海以后就再也不读这些假大空的书了，“太累，看不动。”他说。他现在只能看一些黄色小报、黑幕文学解闷，不然，读其他的书会导致他情绪震荡、睡不着觉。因为，大学四年，高雅的书看得太多了。

“来，张生，猜个广西谜语，看你是不是热爱生活，”他说，“两个裸体女人面对面，打一常见事物。”

听到他的谜面我忍不住笑出声来，这个有点淫秽色彩的谜语顿时活跃了我的思维。我一阵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说了一大堆似是而非的答案，“错了，”他说，“再提示你一下，打一常见饮料名。”

“豆奶！”

“对了！”

卢凯鹏和我一阵哈哈大笑。从此我所向披靡，连着猜对了好几个谜语，甚至，把他认为最具有广西特色的一个高难度谜语也猜了出来。我们边猜边聊，谈起彼此居住的城市，都非常兴奋。这时，我才发现，上海对我来说是一座多么苍白和贫瘠的城市，较之于卢凯鹏嘴里的广西首府南宁，是那样的无味和干瘪。我在这里工作，但从未在这里生活，我告诉卢凯鹏，似乎在为什么辩解。他没有在意，只是说，广西是个很奇怪的地方。

他提到了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还有黄绍竑，讲了他们的一些轶事，并许诺将来送我一一只柳州的小棺材。我欣然

接受，表示一旦有可能，我一定去广西一趟。

夜已经很深了，对面楼房的窗户黑乎乎的一片。我觉得屋里的灯有点刺眼，建议把它关掉，卢凯鹏翻身掀灭开关，黑暗降临了。刚才打开的话匣子却没有随手关上，他意犹未尽，扯东拉西，很自然地给我讲了一个国民党特务的故事。当时，我并不感到突兀，只是在他讲述的过程中有些恐惧。故事讲完，紧张也就消失了。我想也许第二天我就会忘了它。我这么大的年纪（今年二十七岁），正像林语堂在《中国人》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恰好是超脱老滑见怪不怪的时候，但现在看来，我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

老实说，也正是这个故事，才使我至今还时时念叨着卢凯鹏。他黑里透黄的脸，瘦长的身材，一口松动的牙齿，疲倦的神情，忽高忽低的声音，常常在我眼前若隐若现。

二

广西特务特别多，一直没有断过，我小时候就听别人说过一个。

有一个特务，据说还是国民党的少将，后来被抓了起来。四九年解放的时候，他没有去台湾，他在南宁躲了起来。

很长很长时间都没有人发现他。

他有时还给台湾发报，保持联络，可公安局就是找不到他。后来时间长了，也没人管了。

可能是没有什么大活动，他发的情报也不重要，反正他一直没被发现，没被抓起来。

那个时候抓了好多特务，就是镇压反革命的时候。

他藏得很好。

他家在南宁，老婆小孩也都在。

又过了好多年，有人在半夜看到他们家房顶上有人影，白白的，就在那里飘啊飘啊，瘦瘦的，长长的，像个鬼一样。

很吓人。

其实，他就躲在他家的地窖里。

晚上，他抱着孙子在阳台上看月亮，他的手像雪一样白。

后来，他的孙子把他的手枪偷偷拿出去玩，被看到了，他才被发现，被抓了起来。

那个时候已经是六几年了。

三

三十多年过去了，在一九九五年四月的一天夜里，卢凯鹏用一种困惑的软弱的语气（可能还有一丝怅惘），向我讲述这件事情。深夜的寂静以及没有月光的黑暗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增加了故事的恐怖和神秘，卢凯鹏的轻描淡写没有使我感到轻松。虽然我们都竭力激发自己的智慧，想从中找到幽默的地方，让自己快乐，可从这件事里，我得到的喜悦之情实在寥寥无几。这个陌生的特务，我该同情他的遭遇，还是嘲笑他的经历？他的生活在进入地窖之前的丰富程度，我想，一定是他进入地窖之后所难以想像的。我不知道这一过程中的哪一部分使我受到触动，我记住了这个故事。

起初，我以为这个故事是个黑色幽默。卢凯鹏语焉不详的叙述好像也有蛛丝马迹可寻，这就是特务与他的孙子的关系。为了方便起见，我打算给特务取名为韦甲，他的孙子叫韦丙。他的儿子，按照天干的顺序，喊他一声韦乙吧。之所以让特务姓韦，是韦姓更具有广西色彩。在我少年时候，革命先烈

韦拔群的形象就在我心目中享有崇高地位，待我成年后读了大学，发现来自广西的同学果然有不少姓韦的，因此，我倾向于用韦甲来称呼特务。韦乙，韦甲的儿子，到现在我还没有发现他的作用，他对国民党特务少将韦甲的影响，就我看来，是给韦甲生了一个孙子。韦丙是他的儿子，这对韦乙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韦甲通过他使韦丙成为自己血缘上的后代，货真价实的嫡传子孙。在卢凯鹏的讲述中，韦乙没有直接出现，但他实际上是存在的，他给韦丙的出现提供了可能。但故事的显层，只有韦甲和韦丙，一个男人和他的一个孙子。

晚上，他抱着孙子在阳台上看月亮，他的手像雪一样白。

他爱他的孙子。他的孙子还不大，但眉眼间的神情和他越来越相似。他的儿子不像他，倒更像他的妻子，黯然的眼神，黑色的皮肤，纤瘦多骨的手掌，没有一根灰白的头发，都与他的母亲如出一辙。而他的孙子，这么小，头顶已经有几根头发要变白了，也许，这是因为月光照在他的小头上的缘故。韦甲搔了搔稀疏的头发，想起了自己早白的发梢，少白头，他们韦家的家族标志。韦乙却没有这个特征，韦丙，他的孙子，一定是个少白头。他雪白的手抚摸着韦丙的头，是那样的轻柔，他觉得自己的手在抖。孙子的眼睛明亮乌黑，他仰卧在他的怀里看着天上的月亮（还是数不清的星星？），很长时间了还一动不动。他的脸比他的还要苍白、透明。而且，他像他一样不喜欢说话，他一度以为这个小孩得了病，他的沉默寡言让他也感到惊讶。他真像我。韦甲爱自己的孙子韦丙，韦丙躺在爷爷韦甲的怀里看月亮，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孙子为什么一到夜里就失眠呢，韦甲吃力地想，抬头看白花花的月亮，有些发黄的月晕，直到月光刺伤他的眼睛，让他眼前发黑、发蓝，有白色的小星星进出，他才闭上眼睛。思考一个问题使他感到虚

弱,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换了个事情想,孙子像他是隔代遗传,所以儿子不像他。所以,孙子像他。

韦甲爱韦丙。一个老人爱自己的孙子是符合逻辑的,从大量的生活实例可以看到,祖孙关系一般都很好。就事论事,韦甲爱韦丙的理由也是站得住脚的,而非无缘无故,指鹿为马。韦甲喜欢抱着孙子在阳台上看月亮这一举动,本身就足以说明韦甲对韦丙的爱。卢凯鹏在向我复述这个故事时,特地把这一点说了出来,表明他在听别人讲述这个故事时一定受到了类似的强调暗示,或者说就故事本身(指我听到的而言)来说,这句话的出现不是没有必要的。韦甲的身分,潜伏的国民党特务,给他带来的压力可想而知。他在深夜走出地窖活动,其危险性不言而喻,更为危险的是他置之死地而不顾,还敢带着自己的孙子活动,目标增大,被发现的可能性跟着增大,但他居然不以为意。故事的讲述者对此也感到不可理喻,在讲述的时候只得屈服于这个小小的却是不可忽视的细节:晚上,他抱着他的孙子在阳台上看月亮。他爱他的孙子。因此,前面一段韦甲抱着韦丙看月亮的描写,虽然是虚构,但是是有可能成立的。它不伤害故事内在的精神。

“后来,他的孙子把他的手枪偷偷拿出去玩,被看到了,他才被发现,被抓了起来。”卢凯鹏讲完这个故事,轻轻地嗟叹了一声。我也忽然感到如释重负,吁了一口气。韦甲的结局在意料之中,但他结束自己特务生涯的方式却在意料之外。像资本主义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一样,他创造了自己的孙子,他的毁灭是从孙子来到人间开始的,孙子慢慢长大,而他的末日渐渐来临。最后轰的一声,韦丙这颗定时炸弹响了。

韦甲该有多么伤心。他像往常一样坐在潮湿的地窖里发呆,床上的被褥散发出一股亲切的霉味,若干年前就已笼罩着

他的黑夜如今变得更加深沉。他用手摩挲着由粗糙的木条拼成的方桌,突然发现桌面已像玻璃一样光滑和阴凉,他的手不觉颤了一下,似乎有些寒意像木刺一般攫入了他的指尖。一阵嘈杂的喧嚷也就在这时贴着蜿蜒的洞壁传到了他的耳中,他隐隐约约听到他那衰弱的妻子的呜咽、孙子的尖叫,还有搬动东西的响声。然后这一切全部停止了,一道眩目的光芒呼啸着在他眼前炸开了。他听见有一陌生的声音在喊他的名字,韦甲。他想,叫我干什么呢。出来。

鲁迅说,来自亲人和朋友的暗箭尤其使人伤心。

也许,韦甲的心就在那时像只被猫打碎的花瓶一样,撒了一地。

但这离黑色幽默好像还有段距离。风靡中国由朗曼公司出版的《新概念英语》第三册第二十九课 *Funny or not* 讲了一个 Sick Humor,即黑色幽默的小故事。主人公是一个不慎在圣诞节前摔断了右腿的可怜虫,他害怕在医院过圣诞节,于是就不断去问医生他何时能出院。由于伤势影响,他最后还是在医院里过了圣诞。这使他牢骚满腹。幸运的是医生说他能赶上新年出院。在除夕之夜的晚宴上,他多喝了几杯酒,不停地向他见到的人抱怨这可恶的医院,同时为自己马上就能出院兴奋不已。然而令人扼腕的是,他在晚宴结束时摔倒,这次是左腿折断了。这个故事和韦甲的故事共通的地方不多,相较而言,韦甲的故事更深刻些,或者,更平庸一些,心平气和地看,这两种说法都能让人接受。

四

在当代中国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广西》

一书中,我查到了南宁解放的日期,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四日。广西作为桂系军阀苦心经营的巢穴,兼之位置偏远,八方杂处,留下一系列复杂的问题有待新生的政权解决。被击溃的国民党军队和当地的土顽结合,啸聚于地势险峻的大小瑶山、十万大山和六万大山等地,不断滋事生乱,一时匪患蜂起,八桂震动。在这本书里,编者以一种秉笔直书的勇气提到了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毛泽东对广西土匪猖獗一事的批评,可见其时情况的严峻。与之伴生的便是特务活动剧烈。和土匪主要在乡村骚扰有别,特务主要在城市从事有形和无形的破坏。为了巩固新政权,政府挥舞两只铁拳,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剿匪和镇反,直到一九五三年,才告一段落。

这场斗争不仅仅是局部的。从一九五〇年抗美援朝前夕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开始,镇压反革命分子就成了一场波及全国的声势浩大的运动。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九日和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七日,毛泽东两次指出,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要“打得稳,打得准”。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央人民政府再次指示,《大城市应当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镇压反革命》。南宁是广西的省会,也在其中。这些简短的线索来之于我手头的一本《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一九八九年由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在一浪高过一浪的镇反中,韦甲屡屡脱网,也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在那些年月里,韦甲的妻子和儿子承受了多么大的压力,接受了多少次的讯问,忍受了多少理所当然的冷眼、鄙夷和不屑,简直叫人难以想像。而韦甲本人,能顺利地躲过一次次(也许只有一次)搜捕,安全地在地窖里存身,也不好想像。

我被这个只有梗概的故事吸引了。在卢凯鹏走后的一个月里,我频繁出入我所执教的大学图书馆,去翻阅有关国民党

特务的资料。可这所工科院校的文史藏书极少,我只找到了有限的几本。如中国文史出版社在一九九〇年出版的《特工秘闻——军统活动纪实》,该书作者皆为前军统特务,所记大都是亲身经历,描述虽不生动,但真实可信,秘闻密事,层出不穷,使人触目惊心之余,也有眼界大开之感。其中一特务毕骥回忆蒋介石龟勉他们的话,富有哲理。蒋曰,“特种工作是非常的事业,只有非常的人才能担任”。韦甲知道这句话吗?还有“根据公安部档案馆馆藏前国民党上层特工人员所写材料,并参照有关史料,经过对比、分析、核实、整理编撰而成”的《蒋介石特工秘档及其他》(群众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都披露了不少当时的真实情况。此外还有一些穿凿附会、演义生发出来的“特务”书籍,如《军统的故事》、《戴笠》、《血幕》等等,著者逞才使气,往往笔走龙蛇、言之凿凿却不足为训。其实,两者对我的助益都不大。我想了解的主要是四九年后国民党潜伏特务的情况,但这方面的资料图书馆几乎完全没有。我并未因此沮丧从而对韦甲的故事失去兴趣,相反,我的兴致逐日提高,有了把这个故事毫不保留地写出来的念头。

参考上面的资料,与卢凯鹏讲述的故事相对照,基本可以对韦甲有个大致的了解。以下的事实是经过推敲后得出的。

韦甲被捕时的军衔是少将;除去可能有的夸张成分,至少应是个校级军官。

韦甲在解放后抱上了孙子,他的儿子当时应有二十多岁,由此可以推知,他的年龄在四九年时大约为四十岁左右,到六十年代他被抓获时已经五十多岁了。

另外,韦甲的单位在一九四六年夏之前为军统,之后为国防部保密局。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则为国民党国防部情报局,这个机构专门从事大陆的特务活动。

其他的背景,都不重要了。

五

我想把我们历史上最奇特、最悲惨的事件之一用文字记载下来,也许前人从没有这么做过。想想手像雪一样白的韦甲,想想他在地窖里是如何熬过那十余年暗无天日的时光的,用前面那句话作一篇小说的开头,也就显得很自然了。我喜欢我写下的这句话。虽然,第一次写下这句话的那个人并不是我,而是另一个人,一个叫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阿根廷人。

他的小说《佩德罗·萨尔瓦多雷斯》的开头就是这句话。这篇小说很短,字数不多,翻译成中文还不足三千字。在这样短的一个篇幅内,博尔赫斯讲述了佩德罗·萨尔瓦多雷斯的故事。他在很多方面都像韦甲。他为了躲避敌对势力的追捕,匆忙藏身于家里的地下室,谁知这一藏就是九年。博尔赫斯写到,“尽管我们常想:年月是由日子组成,日子是由钟点组成,九年是个抽象的期限,是个难以想像的数目,这个故事还是骇人听闻的”。佩德罗·萨尔瓦多雷斯坐在地下室的黑暗中,无计可施,无所事事,当他获得自由走出地下室时,“他长得虚胖,脸色苍白得像蜡,讲话老是压低嗓音”。而这一切,都是博尔赫斯的祖父、老博尔赫斯亲眼见到的。这一点弥补了韦甲故事的不足,我们可以肯定,韦甲走出地窖时应该和他的外国同命鸟差不多。考虑到韦甲高于常人的身高,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当他出现在闻讯赶来围观的众人面前时,大家可能会认为他太瘦了,已经瘦成了个骨头架子。他的脸白得怕人,没有人见过那样的颜色居然是人的脸色。两个警察架着